

革命文獻

第九十五輯

西安事變史料

(下冊)



西安事變史料（下冊）

肆、蔣委員長脫險舉國歡騰

一、委員長脫險

蔣委員長對張楊訓詞

蔣夫人筆記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此次西安事變，實爲中國五千年歷史絕續之所關，亦爲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僅有關中國之存亡而已。今日爾等既以國家大局爲重，決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強勉我有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且並無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僅我中華民國轉危爲安之良機，實爲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尚之表現。中國自來以知過必改爲君子。此次事變，得此結果，實由於爾等勇於改過，足爲我民族前途增進無限之光明。以爾等之人格與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媿爲我之部下。爾等所受之感應，尙能如此迅速，則其他之人更可知矣。爾等過去受反動派以煽惑，以爲余待人不公或對革命不誠。現在余一年以來之日記，約有六萬餘言，兩月來之公私文電及手擬稿件，亦不下四五萬言，此外余手草之各種建國計劃及內政、外交、軍事、財政、教育等各種政策與方案，總共不下十餘萬言，爾等均已寓目。在此十餘萬言中，爾等必已詳細檢閱；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爲國家而爲自私？是否有一絲一

毫不誠不實自欺欺人之事？余自興學帶兵以來，對部下與學生訓話時，嘗以二語教人，爾等亦必聞知。此二語者，卽：（一）余如有絲毫自私自利而不爲國家與民衆之心，則無論何人可視我爲國家之罪人，卽人人可得而殺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誠不實，虛僞欺妄，而不爲革命與主義着想，則任何部下，皆可視我爲敵人，卽無論何時可以殺余。此二語爲余平時所以教部下者。今余之日記及文電等，均在爾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覓取一言一字足爲余革命罪狀者？如果有之，則余此刻尙在西安，爾等仍舊可以照余所訓示之言，將余槍決。余於今益信平日之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實踐篤行，無論對上對下，覺無絲毫媿怍也。以言此次事變之責任，當然爾等二人應負其責，但論究其原因，余自己亦應當負責。余平日一心爲國，一心以爲精誠與教令可以貫徹於部下，絕不重視個人之安全，防範太不周密，起居行動太簡單、太輕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動派煽動軍隊乘機構害之禍心。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變之造因，卽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發生如此毀法蕩紀之事，使中樞憂勞，人民不安，國家受其損失。撫躬自問，實無以對黨國，無以對人民，不能不向中央與國民引咎請罪。須知國家不能沒有法律與綱紀，爾等二人是直接帶兵之將官，當然應負責任，應聽中央之裁處；但余已明瞭爾等實係中反動派之宣傳，誤以余之誠意爲惡意，而作此非常之變亂。爾等在事變之始，卽已自認爲魯莽滅裂貽禍國家之舉動，深表懺悔，現在爾等已自知受反動派之宣傳，知我對爾等不僅無惡意，而且時加愛護，業已確實覺悟，而願送余回京。余平日教誨部隊，常謂部下不好，卽係上官不好，要罰部下，應先罰上官。余身爲統帥，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壞紀之事，余當然應先負責，向中央引咎請罪，並以爾等悔悟之意呈於中央。爾等此次覺悟尙早，事變得免延長擴大，中央當能逾格寬大

也。爾等對於部下應告以此次事變受反動派煽惑之經過，以及余祇知有國不知其他之態度，切實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處置而有所恐慌，余平日教人以「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四語；上官對部下教率無方，即應負責。故此大變，余願以上官資格負責；爾等應聽中央之裁處，而爾等之部下則不必恐慌也。吾人無論何時應視國家之生存高於一切；應認定國家必須生存，個人不足計較；尤須知人格必須保全，民族乃有基礎。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犧牲，而國家之法律綱紀不能遷就；身體可以受束縛，而精神之自由絕不能受束縛。余對中央與國家之責任，余一息尚存，決不敢絲毫推諉或放棄。爾等屢次要求余簽字與下令，余始終拒絕，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余之言行，不僅要垂於後世，且欲以事實示爾等，使爾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於一切。余當時屢言：如余在西安允許爾等，簽署隻字於爾等之要求，則國家等於滅亡；蓋余爲代表中華民國四萬萬人之人格，如余爲部下威力所屈，臨難求免，則余之人格掃地，即等於中華民族之人格掃地以盡。無論個人與國家民族，如人格喪失，則雖生猶死，雖存必亡。余平時既以「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之四語宣告國民，視爲救國唯一之要道，當然應不惜任何犧牲，而維持人格與發揚正氣；斷不能行不顧言，使我部下與民衆無所適從，而陷國家於滅亡。自經此次事變，爾等應得到一確實之教訓，爾等必須知人格重於一切，國家利益重於一切。錯誤應坦白承認，過失應切實悔改，責任應明白擔負，並應以此意告之部下也。總理昔日訓示吾人，必須恢復民族道德，方可以挽救民族；所謂信義和平，均係民族至要道德。余十餘年來所致力者，全爲團結精神，統一國家以救國，而尤重於信義。余向來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語。凡與國家民族有利益者，余決不有絲毫自私之心，且無不可以採納，亦無不可以實

行。中央數年以來之政策方針，亦唯在和平統一，培養國力，團結人心，不忍毀損民族之力量。故此
次事變，爾等將余留居西安，則引起戰事之責任，即應由爾等毀壞綱紀之舉動負之。現在爾等既表示
悔悟，則余可請求中央；中央必仍本愛惜國力之精神，自有妥善處置，以挽救國家之危機也。總之，
現在國家形勢及余救國苦心，爾等均已明瞭；余生平作事，唯以國家之存亡與革命成敗爲前提，絕不
計及個人之恩怨，更無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親受 總理寬大仁恕之教訓，全以親愛精誠爲處
世之道，絕不爲過分之追求。此次爾等悔悟之速，足見尙知以國家爲重。如此，即應絕對服從中央命
令，一切唯中央之決定是從，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國運，此即所謂轉禍爲福之道也。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新聞報)

何應欽討逆軍總司令通告蔣委員長脫險抵洛電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各報館公鑒：委座於有(二十五日)酉乘飛機安抵洛陽，即日返京。何應欽有酉印。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廿六日上海新聞報)

洛陽迎蔣送蔣記

上海新聞報記者

西安事變發生後，全國沸騰，洛陽以接近陝境，又爲蔣委員長常來駐蹕之地，航校軍校學生，竟
爲之廢寢忘餐，自十二日至二十五日，西安固成爲全國翹念之中心，洛陽亦成爲萬目傾注之要地，記

者由北南來，日惟沉浸於苦悶空氣之中。二十五日下午五時四十分許，方馳赴西宮，向中委賴璉叩詢西安消息，賴氏一改日常焦念之狀態，藹然謂記者曰，今可等候佳訊矣。正談話間，空中突起聒耳之機聲，賴氏急奔於辦公室外，記者亦即辭出，時有一烏黑色雙發動機之飛機，正在暮靄中盤旋，緩緩下趨，則萬方繫念之蔣委員長脫險歸來也。

當記者馳抵機場時，見有四輛汽車，突馳而至，其中爲軍分校主任祝紹周、閩綏靖主任蔣鼎文、航空學校副校長蔣堅忍、航空分校主任王勳、航空學校總隊長毛邦初、交通部次長俞飛鵬等。既而空中之機徐徐下降，既停妥，機門初啓，宋子文首先下機，蔣夫人張漢卿隨之，蔣夫人等繼乃扶蔣委員長下機，歡送（迎）人員當即趨前，高呼委員長，蔣氏連連點首，既而問左右曰：「張副司令呢？」左右均曰：「在此，在此，」蔣氏乃偕夫人登汽車，張及毛邦初亦登車，駛赴軍分校。

蔣氏穿黑褂藍袍，戴黑色呢帽，丰采依然，精神甚佳，蔣夫人衣黑色外衣，張氏灰色外衣，戴軟氈帽，蔣委員長之汽車既去，宋子文等即另坐一車，其他各歡迎人員護衛人員，均紛紛乘車，隨蔣之後，同赴軍分校，其時軍校航校等學生，歡聲雷動，於軍樂齊奏聲中，爆竹聲更震野喧天，「領袖康寧！」「領袖萬歲！」「擁護我們最高領袖！」之口號聲，有如狂潮，西宮和平村商場中人民，亦均燃放爆竹，遍懸國旗，家家戶戶，爭說「蔣委員長來了！」「蔣委員長歸來了。」

二十六日晨八時許，記者趕往西宮，時中委賴璉、姚大海，中央宣傳部總幹事詹黎悟、中央黨部王學箕、朱延本等，正步行向機場前去，航校旁之大道上，則有中央軍分校員生三千餘人，航校員生千餘人，步兵數百人，整隊站立，威武莊嚴，得未曾有，在異常肅穆之空氣中，雜以激揚雄壯的軍樂

聲，令人精神振奮。時機場中停有歐亞航空公司機一架，兩發動機之波音機一架，三發動機之容克斯巨型機一架，黃色單葉機一架，尚有小機三四架。蔣堅忍、主動、毛邦初諸氏，均已到場指示照料。突有汽車一輛馳來，則閩綏靖處主任蔣鼎文，與其參議葉如音也，與歡迎者握手點首後，即登上歐亞機，升騰而去。有頃，監察院長于右任偕監委王廣慶等同來，方由海州趕到之師長黃杰，即取出照相匣，爲于氏攝影，于氏此次赴滬，駐留車上，備極辛勞，容顏略呈疲憊之狀。繼而劉峙夫婦與商震、龐炳勛等到場，劉氏夫婦，均體格魁梧，商氏則善長交際，龐氏穿樸素之灰色布棉軍衣，裹腿，類似一尋常之下士，中雜以身材短小之賴璉，一派書生態度，操清脆之湘音，周旋於諸軍人中，頗爲人注目。

各要人相見，都互相稱慶，連連說：「委員長人格偉大，此後當更可爲國家做一番大功績矣。」聚談未久，軍樂聲突起，場內頓然肅穆，委員長乘黑色汽車而來，歡迎者齊肅立，揮帽致敬，場中軍航校生員，高呼蔣委員長萬歲，蔣在車中，即揮帽答禮。車停，蔣夫人下車先登機，二侍者扶蔣委員長下車登機，蔣衣蜜色綢袍，戴蜜色呢帽，髮已蒼白，將閉機門，蔣復令毛邦初氏登機，略致數語，毛氏下機，機乃轉動，於塵土飛揚中，扶搖而上，在空中盤旋一匝，即逕飛首都。

時蔣堅忍，亦登黃色單葉機，親自駕駛，升騰隨蔣而去。

下午賴璉假中央軍校俱樂部歡宴黨政新聞各界，讌席設於廳堂中，堂中遍懸各軍政長官之玉照，其中一照，僅存空架矣，記者於餐後，往訪軍校教官汪賢鼎，汪氏取鏡視之，曰：「張副司令、宋子文定下午一時飛京。」斯時天空機聲又鳴，蓋波音機已在空盤旋矣。張學良善駕機，本月四日，當蔣委

員長在洛時，張氏駕機由西安來，穿樸素之外衣，下機後，逕往東花園謁蔣，爲門首衛士所拒，張氏當自呼張學良，衛士乃致敬延入，張氏平日對蔣委員長頗爲恭敬，此次恭送蔣委員長蒞洛，固由蔣委員長人格偉大，有以感之，而張之勇於悔過，亦足多矣。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海新聞報）

蔣委員長脫險返京發表之書面談話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余今日因乘機震盪，略感疲乏。余對西安事變之見解，已見余今日發表之在西安對張楊二人之訓話中，現在一切均應聽中央之決定。余身爲統帥，率導無方，至生此事變，深覺負疚。對事變中被災同志及死事官兵，更覺悲愴，難以爲懷。幸中樞主持得宜，全國軍政當局竭盡職責，使國家安定如常，實深感幸。而在事變中海內外同胞同志之熱烈關注，與各友邦朝野及世界輿論之一致關切，尤使余感念不置。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京中央日報）

蔣委員長脫險歸來致海外同胞同志電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南京僑務委員會轉海外各地僑胞及同志、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轉各地同胞同志公鑒：中正

已於本日正午回京。兩週以來，承各地同胞同志，熱烈垂注，無限感動。自惟精誠未泯，教導未周，致國家有此非常之變亂，以增我同胞之憂。內省職責，負疚殊深。應對我中央及全國同胞引咎。自經此次事變，我全國同胞，一致愛護國家之熱誠，已顯示偉大無比之力量。此種偉力，在今日爲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將來必爲我民族復興成功之保障。此則中正愧疚之餘，敢爲國家前途稱慶者也。率布悃忱，益望共同努力爲幸。蔣中正，宥。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京中央日報）

何應欽討逆軍總司令告同志同胞短言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同志同胞們：我們唯一的最高領袖蔣委員長，蒙難西安，今天在我們全黨同志、全國同胞一致的盼望中，安全歸來了。我們應該如何的慶祝，如何的快慰！同時我們要知道，領袖這次的安然歸來，一定是張漢卿個人在領袖面前有了真誠的懺悔，一定是領袖對張漢卿這次的行爲，有絕大的寬容。我們歡迎領袖的安全歸來，我們服從領袖的命令與指示。我們對於這次西安的事件，要一切遵照領袖的意旨，聽憑領袖的處置，不可以我們個人的聞聽所及，隨便批評，隨便指摘。尤其要遵守歡迎時的秩序，肅靜整飭，來向領袖表示最大的敬意。同志們，同胞們，我們歡迎領袖的安全歸來，我們絕對服從領袖的命令。最後我們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新聞報）

蔣堅忍談：陝變與營救之經過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央社二十七日杭州電：蔣堅忍二十二日飛洛，二十六日晚送委員長行後，飛返杭，蔣曾對某報記者談西安事變暨營救經過頗詳，茲特轉錄其關於營救蔣委員長經過之談話，記誌如次：

此次陝變得以迅速解決，全以領袖之偉大人格與精誠感召爲主因，而宋子文不避艱險，兩入西安，不無有功。至我方軍隊，迅速挺進，亦足迫使張楊就範；蓋西安實際已陷大包围中，遲早必被解決也。故蔣銘三（鼎文）於二十二日隨蔣夫人、宋子文再飛西安，而張楊護送委座出險之議，二十三日即商安。二十四日即由銘三携委座撤兵手諭飛返洛，一面由洛電話報告孔代院長、何軍政部長，一面復由余偕蔣銘三飛赴華縣前線，以手諭傳示各將領，前方均將所部撤退一公里達，以免衝突。當時將領中尚有懷疑者，余等告以現時以救委座出險爲第一義，其餘均可緩談，假係張學良緩兵之計，即再進亦不爲遲，各將領始各遵令撤退。二十五日下午三時，已由潼關傳來委員長飛機過境消息，均極興奮。五時三刻，委員長機降落，是時在場歡迎之毛邦初、祝紹周、王勳並余急趨前。蔣夫人首先下機，即低囑余等，委員長長畏煩，勿與多談。次宋子文下機，時委員長尚在機上，以目視余等，默默不語，足見委員長以兩週來憂心國事，精神不無疲倦。余等睹此，不禁熱淚奪眶而出，即扶委員長下機。張學良亦隨同護送，最後下機。見機場空氣嚴肅熱烈，面部甚現緊張及愧恥之色。時洛軍分校員生已趕至，一見委員長，即大呼委員長萬歲不止，聲震天地，有多人流淚者。委員長似亦大爲感動，

於沉默中露悲愴之意。旋恐衆或將對張學良難堪，急囑余等照顧副司令，並令張學良與其同乘汽車，委座精神之偉大，乃益使在場諸人感奮矣。當晚委員長與夫人暨宋子文張學良均宿軍分校，對室而居。二十六日晨，于右任劉峙商震黃杰龐炳勳王柏齡等均自各方趕到，晉謁致慰，委員長以各方盼望殷切，乃於二十六日晨遄返南京云。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海新聞報）

南京市長馬超俊於首都各界慶祝蔣委員長回京大會上致詞全文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主席馬超俊代表京市全體市民致歡迎蔣委員長詞，原詞云：各位同胞，我們的領袖回來了，我們的領袖由西安平安的回來了。這三天來，我們熱烈的狂歡，和前十三天沉悶的悲憤，充分顯露着我們愛護領袖的熱誠，充分表明了領袖對黨國的重要，更充分證明了國家領袖人民已經溶成一片，變成三位一體，不可分離，不可一刻的分離了。我們要知道一個偉大人物的生存，必定有他的不可動搖的威德存在，不是任何人可以陰謀干犯的。記得孔子有兩句名言說：「天生德於予，桓雖其如予何。」所以一個偉大的人物，偶然遭遇危難，不但他自己可以自信不致受人危害，即全國人民，也這樣相信的。從前孔子在陳蔡遇危，總理在廣州蒙難，其結果益可證明了孔子和總理人格的偉大。這次蔣委員長蒙難，我們相信他一定可以安全脫險，也就是這個道理。這次蔣委員長的蒙難，是我們舉國上下應付事變的總測驗。固然，我在前面說過，蔣委員長之脫險，由於他的不可動搖的偉大人格所感召，但

是我們全國民意齊一的力量，中央斷然處置之迅赴事機，與武裝同志赤誠忠勇的堅決表示，也是促進迅速脫險的最大原因，這些原因的構成，實在就是我們領袖領導教化之功，我們的領袖，對於我們應付西安事變之得體，想來一定引為欣慰的，我們如果把這種精神發揚光大，在領袖領導之下去努力解除國難，復興民族，一定可以成功的。至於對張學良的處分，昨天何部長已經說過：「一切遵照領袖的意志，聽憑領袖的處置。」我們既然愛戴領袖，應該靜候領袖的處理，我們相信一定會使我們滿意的。末了，我對於在這次事變中我們全體市民保守秩序的精神和堅忍奮發的勇氣，表示十二萬分的欣慰與感謝。請大家起來，我們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京中央日報）

何應欽部長於首都各界慶祝蔣委員長回京大會上代表蔣委員長

致答謝詞文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主席致歡迎詞後，繼由蔣委員長代表何部長應欽致答謝詞，原詞如下：今天蒙全市同志同胞的盛意，舉行這盛大的集會，對中正慰勉有加，中正非常感愧，在這半個月內，不但是南京，全國的同胞，全黨的同志，為國家前途關懷到中正個人的安危，同抒正義，同切憂懷，直到昨天，在中正的歸途中，纔愁容盡釋，歡呼若狂，這一種熱烈的情緒，除中正個人萬分感謝以外，足使全世界認識中華民族是有組織的民族，中華民國是有力量的國家。中正身體上雖受了十多日的苦痛，精神上因感受全

國一致嚴正的表示，覺得無限安慰，無限興奮。中正馭人無方，弭亂乏術，致全國人民，憂慮萬端，此次負疚歸來，那裏還敢受全國人民逾分的獎飾，惟望共奮，爲國家爲民族的精神，依遵已定之國策，努力進行。今天中正因腰腿痠痛，不便步履，不克親自到會，敬托何應欽同志代表向各位致謝，祝各位健康。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京中央日報）

楊虎城致陳布雷主任告陳誠錢大鈞等本日過返電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自西安發

南京軍委會譯轉陳布雷先生勛鑒：有感電誦悉。密。辭修、慕尹及委座侍從室各職員均於本早分乘飛機火車過返矣，特復。弟楊虎城叩感印。

（總統府機要室檔案——「西安事變」五——二，來電號次A六七四二）

楊虎城呈蔣委員長告蔣作賓陳調元等搭機返京電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自長安發

卽到南京，蔣委員長鈞鑒：兩岩、雪軒、一民、百里、慕尹、辭修、武鳴、武樵、俊如及邵存誠、蔣孝鎮於今晨九時三刻乘歐亞機飛京，晏殿樵、朱子寬定十一時另乘歐航機飛京，謹聞。職楊虎城叩感。

（總統府機要室檔案——「西安事變」五——二，來電紙號次一六〇六七）

宣慰西北軍民的經過和感想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于右任院長在國府紀念週講演

主席，各位同志：主席命作報告，兄弟因事前未曾預備，僅就這次奉命宣慰西北軍民的經過和感想，簡單報告，請予指教。

這次西安事變之起，完全由於張楊部隊不明白中央意旨，妄聽煽動所致。中央以此種擾亂，既使領袖蒙難，並且危害邦家，所以命兄弟去西北宣慰軍民，使他們能够明白中央的德意，迅速糾正這次叛變的行動。

數年以來，中央命張楊部隊擔任剿匪工作，因為中了殘匪的狡計，不但剿匪無功，反使匪徒進到他們部下活動。他們對張的部下鼓動說：「中央不抗日，使你們在西北擔任困苦犧牲而被人遺忘的剿匪工作，逐漸消滅你們，永遠回不到東三省去。」對楊的部下鼓動說：「中央對你們不信任，對旁的部隊補充，對你們却沒有，這是很明顯的表示。」匪徒天天拿這些話來蠱惑離間，使他們懷疑中央，背叛中央。再則第三國際自世界風雲急變之後，提出了所謂「人民陣線」的口號，在他們只是一種策略，拿各種人民團體聯合起來作他們工作的外圍，企圖實施共產黨的主張，推翻國民黨。他們表面說國民黨也是人民陣線的一部份，應當與各界人民一致聯合起來共同救國，而這一個策略，至少是把一切游離反覆和不滿意國民黨的分子網羅在一起，大則潛移本黨政權，小則分化本黨力量，殊不知本黨自身便是一個以三民主義為中心之廣大而有力的人民陣線。自前次上海發現事件以後，知道他們對西

安方面早有許多活動，說什麼蔣委員長不但不抗敵，且訂了許多密約，如「防共協定」等等，因而揣測蔣委員長與中央各將領間，一定有種種秘密條件，並且對張楊有所不利。他們聽了這種離間，不加審察，竟做出此次荒謬舉動，到後來搜尋出蔣委員長日記及所有機密文件，纔知道不但對張楊部隊一點沒有歧視的地方，而且愛護他們，絲毫無間，更發現了對國防上的種種重要計畫。這時他們纔覺悟到受了愚弄，而鑄成了一個犯上作亂的大錯，也纔按勒下了他們暴戾之氣而中止了叛圖，這是西安事變中一個重要的轉捩。我們於此中可以說是蔣委員長多年來精忠救國的機密被張楊發現了，也可以說是蔣委員長公忠體國的精神被張楊發現了。

說到這裏，我們在昨天的報上看到蔣委員長發表的談話，和在西安對張楊的訓話，知道此次事變之解決，真是由於蔣委員長精誠人格的感化。他在萬分危難的期間，炳然保此精誠堅毅之正氣，而與頑梗犯命的叛徒說話，這種至大至剛之氣，直使任何人凜然不可侵犯。當遭亂失去自由，由臨潼到了西安，張楊尚去謁見。張見面時口稱委員長，蔣委員長厲聲呵斥說：你稱我為委員長，就是我的部下，不應有此叛逆之舉，應立即送我先到洛陽，否則我落汝叛逆之手，應即殺我。至於汝等之要求，我在汝等叛變劫持之中，如有一點允許，我便對不起總理，對不起國家，對不起父母，汝等叛逆現在不配和我講話，應立刻出去。這種不屈不撓至大至剛之操持，雖在困厄危急之間，而一念總理，念國家父母，實使天地上下，皆聞此言。其人格之偉大，不但我們同志應該佩服，就是全國全世界人士也沒有不聞而敬仰的。兄弟還記得蔣委員長於二十年前在上海要我給他寫些字，並要我給他寫「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由此可知數十年來

蔣委員長所以自任天下之重者，與其一己修養之道，直自數十年前充沛無間，始終一貫，以有今日所表現之精忠大節，我們是應當如何效法啊。

再說兄弟此次奉命宣慰，先至洛陽，張揚便來電報擋駕，據說因我負了宣慰的使命，一似把他們當作土匪看待，很不願意，而說他們的舉動是合乎許多人民的願望的。我就老實回他們說：你們現在的行動實實在在不敢恭維，你不要我來，西北的軍民他們要我來，故我非到西北不可。他們怨望中央，怨望蔣委員長，而中央和蔣委員長以西北的土地人民軍隊，都交付了他們，他們還從種種過分的要求上，認為不滿足，天下實無此理。我們看看蔣委員長日理萬機，而無一時一刻一念之微，不是為國家民族着想。而他們的生活習慣環境，完全兩樣，往往以不光明的態度，更聽些共產黨落伍份子之言，把暗室裏的商量，都認為真理，把政府公開的辦法，都認為罪惡。所以一個錯誤下來，便足以危害國家。我願今後大家要有此敬惕，不僅對此次西安事變而言。

兄弟入關以後，工作無可報告，只能把中央的意旨與政府始終愛護他們的好意，以及他們被腐惡份子煽惑上當的情形，使他們完全瞭解。並使他們和西北一般人民，知道此次行動，實使殘匪苟延喘息，且因而障礙抗敵的工作。僅僅這點表現，很覺得有負使命。

現在蔣委員長安返首都，以後他對國家所負的責任自然愈加重大，並因全國人民及世界人士對他的敬愛，必更本著他數十年一致的修養與決心，大大的有以答慰。我此次在洛陽看著蔣委員長時，即說：「這次所以告慰先生的，就是全國人民的信仰與認識。」因此我極希望大家以愛蔣委員長者助蔣委員長，俾更努力為國服務，益慰全國人民之心與全世界人士敬仰之意。

（錄自「中央週報」第四四八期）

蔣鼎文在滬談話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蔣委員長此次被困西安，非特有損領袖之尊嚴，抑且我國數年以來在國際上所爭得之榮譽，亦一旦毀滅殆盡。余等在西安與張學良會晤，數數進告，我人非特急須恢復領袖之尊嚴，更須謀增加領袖之尊嚴。我人非特急需恢復國家在國際上之榮譽，更須增加國家在國際上之榮譽。是故任何條件，絕對不談，故委座之出險，絕無隻字之遺留，亦無片言之承諾。本人前在西安，咯血甚多，故特向委員長請假來滬就醫，即將入醫院檢查身體，暫不他往。何日就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之職，及是否將赴閩一行，目前均未決定。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一日上海大公報）

西安事變回京後日記

萬耀煌

十二月廿七日陰晴，晨劉多荃、米春霖來催動身。甫起床，楊虎城亦來，略進早點，即乘車出發，楊虎城陪陳辭修，東北軍高級將領及西北軍高級將領全體分別陪乘，冰雪滿街，行人稀少，軍隊警戒嚴密異常。抵機場軍樂大作，儀隊一團致敬，兩軍師長，總部處長以上及楊虎城夫人與所有將領夫